清明特别策划

# 致敬，永远年轻的战友们

■刘会宾 王 丹

黄河与渭水之间，秦岭侧畔，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官兵就驻守在这里。

青山隐隐，一条大河绕着山脚蜿蜒向东，疾如烈马，奔腾而下。

向上游走，库区附近的河道中，横着一块巨大的花岗岩。这块要10多个人才能合抱的大石头，见证着仓库的变迁。

清明节临近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兵重回部队。在这块大石头前，已有76岁的他停下脚步，微闭双眼，嘴唇颤抖，坐在一旁待了半晌。

“老兄弟们，我来看你们了，安息吧！”老兵柏学经走到河边，深深鞠躬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记忆的闸门打开，柏学经为我们讲述了那场抢救国防建设财产的战斗——

1967年5月7日，午饭时间，暴雨倾盆。突然，河上游暴发特大山洪，河水借着秦岭山势像脱缰野马般倾泻而下，建设用的原木、施工器材等物资瞬间被卷入河水中。

连队副指导员黄清井扔下碗筷，带领官兵跑过去，手拉手跳进湍急的洪流中。一连几个滔天巨浪，卷走4名战友。很快，英雄群体的事迹经过各大媒体集中报道，传遍了全中国。

“当年，我就是被浪头拍在这块大石头上，才幸免于难。”柏学经回忆道。后来，英雄集体被上级授予“抗洪勇士”荣誉称号。柏学经荣立一等功，3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，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又逢清明，柏学经等一批老兵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大山，看望这些永远留在这里的战友。

豫灵烈士陵园，柏学经站在3名牺牲战友的墓碑前，眼含热泪低声说：“黄清井27岁，王应寿20岁，张本礼只有17岁……”

没有人永远年轻，但牺牲的战友永远年轻。每当忆及过往，柏学经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战友们的青春身影。

山上，松柏常青，一如他们永驻的英魂，永远年轻的生命。

新闻样本

# 你的名字融入祖国山河

■刘会宾 本报特约记者 崔寒凝 通讯员 陈 强

特 稿

春满秦岭，岭下一座小城祥和而安宁。

漫步小城，65岁的退伍老兵谷培生举目眺望不远处的大山。丰茂的植被下，一条山路若隐若现。

路的尽头，驻守着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。恍惚间，谷培生仿佛回到自己火热的军旅青春岁月。

图①：清明节前夕，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官兵祭奠英烈。 郭路华摄

图②：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官兵为烈士扫墓。 郭路华摄

图③：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官兵执行巡逻任务。 张连涛摄

## “只有来到这里，我才能感受到父亲对这座大山的爱”

滔滔河水，穿过依山而建的营盘。河畔北坡，松柏掩映。长眠着53名英烈的豫灵烈士陵园摆满鲜花，更显庄严肃穆。

这座陵园建于1964年，那时，正是国防仓储建设期间。安葬在陵园中的烈士，有军事训练中舍身救人的“英雄营长”，有为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吞噬的英雄群体，还有牺牲在洞库中的24岁副连长……

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——

60年前，一辆卡车停在秦岭山下，第一批官兵来到这里。4000余名官兵用风钻、炸药、推车等简陋工具，连续奋战10年，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上开凿出百余个洞库，创造了共和国国防仓储建设的传奇。

一个甲子，这座营盘隶属关系10余次调整，一批批蹲山守库官兵缅怀追寻英烈的脚步却从未间断。

清晨，一辆巴士穿越云雾，向着仓库疾速驶去。

巴士内，谷培生、曹希德、柏学经等10余名白发苍苍的老兵身体前倾，焦急眺望远方。

巴士缓缓停靠在豫灵烈士陵园门前。早早在这里等候的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四级军士长张斌，快走几步来到车门处，搀扶前辈们走下巴士。

虽然张斌与老兵们素未谋面，但他们的名字，张斌很熟悉。驻守仓库的日子中，张斌听着老兵们留下的故事一天天成长起来。

默哀、献花、瞻仰……这一刻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老兵、烈士亲属和仓库官兵肃立陵园，一同缅怀祭奠英烈。

“老营长，我来看你了……”在张斌的搀扶下，谷培生慢慢蹲下身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轻轻擦拭着墓碑。

情到深处，热泪沿着谷培生脸上的皱纹滑下，落到地上。

泪眼模糊中，谷培生的思绪回到当年那生死一瞬——

1965年夏，新兵营长陈福忠正组织手榴弹实投。新兵王建乐因紧张导致操作失误，将拉脱线的手榴弹掷到了身后。生死关头，陈福忠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一把推开王建乐，用身体压住了手榴弹……

那一年，陈福忠的大儿子陈勇立刚满5岁。在陈勇立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下葬时只有一床木板、一席白布、一口用施工木材制成的棺椁。

落叶归根，魂归故里。1982年，陈福忠的爱人万德寅带着陈勇立兄妹三人，转乘两趟火车，又乘坐半天汽车，历时4天来到仓库。他们要带陈福忠“回家”。

挖开坟茔，陈勇立兄妹三人趴过去，跪在地上，用双手一点点扒开泥土，一块块捡起父亲的遗骸。

“我们捡一块，擦一块，想多擦两下，又怕弄疼了父亲。”回忆那天的场景，61岁的陈勇立泪流满面，“那是我5岁以后，第一次再接触父亲。”

遗骨在当地火化，仓库派人将骨灰送到陈福忠老家，并为陈福忠烈士在陵园修建了衣冠冢。

“这里是父亲曾经坚守过的地方，他也会永远留在这里。”跪在父亲墓前，陈勇立泪流不止，“只有来到这里，我才能感受到父亲对这座大山的爱，才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。”

祭扫仪式现场，老兵们再次把英烈们的故事讲给仓库官兵。

“怀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！”仓库政委王云龙告诉记者，这座陵园是仓库的红色教育基地。每逢新兵入伍、老兵退伍等时机，他们都会组织官兵前来瞻仰。

近几年，仓库专门派人寻访烈士亲属，多次修缮墓地，还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和陈列室。

老兵谷培生当年曾参与洞库施工建设。退休后，他成为仓库红色教育的特聘顾问，利用3年多时间，收集整理出一部反映老部队历史变迁的纪念集。

“这里埋葬的烈士都很年轻，牺牲时大多还没有结婚。有2名烈士没有留下照片，还有3名烈士甚至连名字都不清楚。”梳理烈士资料，谷培生眼含泪水，“只要我还能动，我就要把烈士们的故事传下去，帮助他们找到家人。”

## 他们都有名字，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更多人铭记

“副连长，你安息吧……”在下士牛天龙的搀扶下，一位古稀老人缓缓将酒轻洒在墓碑前。

老人叫曹希德，今年70多岁，专程从湖南郴州赶来祭奠战友。

翻开胸口的衣袋，曹希德掏出一张黑白照片，轻轻抚摸。照片上的士兵是个娃娃脸，甚至有些稚气未脱。

“小伙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曹希德问身旁的牛天龙。

“我今年20岁。”牛天龙回答。

沉默半晌，曹希德指着照片哽咽道：“这是我的副连长罗定安。是我把他背出洞库的，他就牺牲在我的怀里。那年，他才24岁……”

1969年6月，副连长罗定安带领连队挖掘洞库。一天，爆破班刚执行完爆破任务，灰尘还未消散，罗定安就带领曹希德等几名战友一同进洞，查看作业面。

手电光照进洞库，罗定安戴上安全帽，走在前面。快走到施工断面时，洞顶上忽然掉下一块石头，砸在罗定安右额。他当时便倒在地上，血流不止。

见状，身材瘦小的曹希德赶忙喊来战友，把罗定安背到卫生队。躺在曹希德怀里的罗定安意识模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“洞库打穿了没？”

“这是副连长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”讲到这里，见证当时情景的老兵段寿妹老泪横流。他回忆，为了抢救罗定安，部队协调铁道部，让经过这里的特快列车临时停留一分钟，送罗定安到西安治疗。

火车停靠站台，但罗定安因伤势过重，没有上车就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“副连长本来打算这个洞库打穿后休假回家，和未婚妻办婚事……”曹希德说，“他没有留下后人，父母也不在了。我们几个老兵就约定，每年都来祭奠他。”

山上有风吹过，仿佛哀乐低回。

20岁的牛天龙曾觉得，“牺牲”这个词，离自己很远。看到照片上罗定安那张朝气蓬勃的脸，他又觉得，牺牲并非只是一个概念，而是与军人的使命、自己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牛天龙想起第一次进洞库的情景：“头直发蒙，腿有点软。”3年前，他第一次走进洞库，看到满眼全是危险品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搬运时，牛天龙不慎脱手，将一箱子摔在地上。

“退后！”班长张斌快速疏散官兵，让他们向安全地域转移，自己却单独留下来拆箱检查。

排除险情后，张斌和牛天龙的额头上都是汗水，一个是满头热汗，一个是满头冷汗。

“当年开山凿库时，排除爆破后的松动石块是最危险的工作，第一个冲进去的一定是党员干部。如今，这个传统你们延续下来了……”提及这件事，老兵曹希德颇为感慨。

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曹希德的话。打开手机，一条信息跳到屏上：我们找到罗定安的亲属了！

发信人是仓库政治工作处干事王一锦。原来，2021年3月23日，王一锦赶往郴州，为烈士“寻亲”。那时，他没想到，这条路竟然如此艰辛。

当年，由于部队移防、编制调整等历史原因，像罗定安一样，一些烈士与亲属失去联系。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，如今要找寻烈士的亲属，犹如大海捞针。

“再难也要找！”仓库抽调专人负责，还发动谷培生、曹希德等老兵，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到相关军分区、武装部，寻求帮助。

得知部队专程派人赶往湖南资兴市寻找烈士亲属，老兵尹堂认第一时间赶来，与王一锦干事碰头。两人一同到当地武装部，搜寻关于罗定安的信息。

遗憾的是，在武装部留存的档案中，并没有找到罗定安烈士的信息。临别前，武装部的同志说：“这些年，部队很多人曾打听过罗定安的信息，但一无所获。”

在武装部领导的帮助下，王一锦又来到资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查阅了近70年来所有罗姓烈士的档案，包括湖南烈士名录，依然没有找到线索。

走出退役军人事务局，王一锦有些泄气。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他寻访了当时救治罗定安的军医罗明亮，希望找到关于烈士的蛛丝马迹。

两天后，王一锦从罗明亮爱人那里获悉：罗定安有个侄子，叫罗州，在郴州市卷烟厂工作。

那天，王一锦激动得难以入眠。取得联系后，他们得知，罗州还有个姐姐。老兵尹堂认马上赶到罗州的姐姐家核实情况。

“这就是我的叔叔！”看过照片，罗州的姐姐一眼就认出了亲人。一直以来，为叔叔罗定安扫墓是罗州全家人的心愿。

罗定安的墓碑前，老兵谷培生努力站直挺胸，身后是绵延的秦岭山脉和密密麻麻的松柏。

点击屏幕，谷老把照片发给王一锦，请他帮忙转交给罗州一家。“他们的叔叔永远留在了这里，但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的叔叔活在更多人的心里。”谷培生说，“来到仓库，见到一茬茬官兵用青春守护着大山，保卫着祖国，我们很欣慰。”

“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为烈士寻找亲属。”仓库政委王云龙介绍说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很多烈士的亲属找不到烈士安葬之处，烈士的名字也没有在当地政府部门登记。

为烈士正名、为英雄留影，把烈士的事迹向社会传播，让更多的人缅怀烈士、崇尚英雄，是当代军人的责任和使命。

## 只要你坚持着，不放弃、不离开，人生的意义就会闪耀在头顶

祭扫过先烈，张斌带上新兵刘天成，陪同老前辈们到库区看一看。

洞库内，各类型号的物资整齐存放，智能除湿器、工字型吊车、防静电地坪等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；洞库外，官兵正进行收发作业，野战叉车举起数吨重的物资快速装载，还有2架无人机盘旋空中进行例行巡库。老兵们睁大眼睛，竖起大拇指。

“这几年，仓库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”在现场指挥收发作业的仓库主任孙小兴介绍说，他们正由单纯的物资收发、存储管理等保障任务，逐步向前出遂行、伴随保障转变。去年深秋，仓库官兵首次前出数百公里，深入陌生地域搭建野战仓库，圆满完成保障任务。

对于这些变化，新兵刘天成感受并不明显。上个月，张斌刚把他们这批新兵接进库门。

来到连队，“00后”刘天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“班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打靶？”

“等你成为一名合格的保管员，就差不多了。”张斌说。

看着军旅剧长大的刘天成，对部队生活充满憧憬。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兵，征战沙场。他从没想过，自己会来到山沟沟，驻守仓库。

巡库、守库、管库……单调重复的工作，让这个年轻人有些失去耐心。

终于，一天巡库回队的路上，刘天成憋不住了：“班长，你守着大山过了14年，有啥意义？”

过了半晌，张斌才开口：“当年，那些老兵把生命留在这山里，他们值得吗？”看着远处的大山，他又问了刘天成一个问题：“喀喇昆仑的烈士，把清澈的爱献给祖国，他们值吗？”

山风呼啸，刘天成一言不发。

其实张斌能感觉到，这群“00后”小伙子们，心里都装着外面的世界。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呢？仓库每天都有车拉运物资，司机师傅总会把流行的热词捎进大山。

说不一样，其实也一样。在这里，回家的机会少之又少。2017年，仓库5号哨位才有了手机信号。不能与女友花前月下，甚至连电话粥都煲不成，先后有2个女孩与张斌“吹灯”。

2019年底，通过家人介绍，张斌与现在的女友相识。女友鼓励张斌退伍，盼望早日结束异地恋状态，未来也好有个着落。面对走与留，张斌也曾犯难。一边是守护多年的仓库，另一边是父母催婚和远方姑娘的眷恋，他也难以抉择。

想离开，只在转念之间；想留下，心里就得有一把锁。一天，张斌和女友打电话，无意间说起仓库重新整修烈士陵园的事。

那天，张斌第一次给女朋友讲了驻守的大山和陪伴他巡逻的军犬。讲到烈士罗定安牺牲前一天准备返乡结婚的故事，电话那头的女友已经泣不成声。

“你放心，你在那里守着山，我在这里守着家。”平复情绪后，女友动情地说。

当天晚上，张斌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一段话：一个人、一段爱情、一份事业、一种操守、一种坚守、一个心愿……只要你坚持着，不放弃、不离开，人生的意义就会像秋天树上的果实一样，闪耀在头顶。

送走老前辈们，仓库的生活恢复了平淡，官兵们一如既往地查库、巡逻。

那晚，新兵刘天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他一闭上眼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前辈们望向洞库时湿润的眼睛。

“日子，就是问题叠着问题，自己应该做的，就是挺胸抬头去应对。”刘天成想，在这一天，就要对得起那群“把命都搭在这里”的老兵。

凌晨1点45分，张斌穿戴整齐，准备叫醒刘天成去巡逻，却发现他的床铺空空如也——昏黄的灯光下，刘天成早已穿戴整齐，牵着军犬站在门口。

“当一名优秀的保管员，应该也算好兵吧？”巡逻路上，刘天成走在前面，喃喃自语。见张斌没回话，他转过头，追问：“班长，你说是吧？”

2个多小时后，查完最后一个点位，张斌和刘天成坐在陵园前的台阶上歇脚。“班长，过去我巡逻时，不敢靠陵园墓地太近。现在，走到这儿来，还觉得挺亲切。”刘天成摸着后脑勺，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咱以后常来这里走走，也能和这些睡着的老兵们多说说话。”

夜空中一片漆黑，只有路灯散发着点点光晕。刘天成逆着光看去，张斌眼中分明有星光在闪耀。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第916期